

前不久，读到晚报上《版画家杨可扬与爱文公寓》一文，不由想起了我在这幢郭达克设计的公寓里度过的岁月以及那些朝夕相处的老邻居们。

我们家是195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从虹口区搬到静安区南阳路联华公寓（前身即爱文公寓）的。1961

我和爱文公寓的老邻居们

杨以平

年，指挥家曹鹏一家搬来与我们做了邻居，而且与我家同一个单元，也就是说，302室一个门进去是两家人，我们同一个门牌号，同一个厨房，同一个邮政信箱，我们两家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睦邻时光。

我的大姨母因为被前夫遗弃，我父母便接纳了她，从此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曹叔叔的姐姐因为丈夫去世，曹叔叔和惠玲阿姨便把她从乡下接到了家中，所以我们两家人有着相似的家庭人员组成，这在当时上海居民住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难能可贵，也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播下了善良的种子。我们两家人相互信任，相互谦让，共用厨房，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斤斤计较的事情。我们两家的房门基本上是长年不开的，在那没

有空调的年代，为的是让每个房间都能流通清新的自然风。记得有一年，曹家举家外出，期间，曹叔叔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要来居住，于是，曹家便把家里钥匙交给了我们，这只有在相互极其信任的情况下

才能做到如此。曹叔叔一家搬来时，我已开始学习钢琴，我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关心。他经常带我去交响乐团、歌剧院观看他们团的彩排演出，让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电视机还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家有幸成为首批拥有9英寸黑白小电视机的家庭，这架小电视机更成为我们两家和睦的纽带，有精彩的节目，两家人挤在一个屋，充满了欢乐。曹鹏叔叔的大女儿曹小夏现如今与父亲共同组建了“曹鹏音乐中心”，致力于普及与推广交响乐这一高雅艺术，并担任了音乐中心隶属下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乐团在上海的影响力很大，多次荣获政府及有关部门各种奖项。她热心于公益事业，乐

团开拓了关爱自闭症儿童的“天使知音沙龙”，受到自闭症儿童及家长们的欢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隔壁303室居住的是曾经担任团市委副书记的王一明，他的夫人当时是上海二工大的党委书记，给人感觉是一个女强人，但让我佩服的是她会烧一手好菜，还会自己做糕粽。

楼下202室是宣传画家钱大昕的居所，他和夫人浦增华都是我爸的同事，因此我们两家来往也是很多的。钱叔叔为人低调，他是我著名宣传画艺术家，与哈琼文一同被认为是人美社的宣传画两员大将，画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宣传画，在水彩、水粉、油画领域也有很大造诣。他们家有三个儿子，虽说是一个个顽皮的男孩，也有在沙发上蹦来跳去的场景，但在我们邻居眼中，却很少见到闹得鸡飞狗跳的情形，在我印象中，钱叔叔和浦阿姨从来不打骂孩子，浦阿姨为人和善，说话细声细气的。

与钱家同住一室的是叶家，在我眼里是很神秘的一家人。他们家只有父子两人，没有小孩，老叶好像没有工作单位，是个自由职业者，也不与邻居交往。后来我才知道，中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我国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叶水夫是老叶的哥哥。老叶家里没有女主人，因此老叶与叶老爷子在生活方面很是马虎，家里连锅碗瓢盆也没有，经常用大号搪瓷杯子煮些面条打发了事。

203室住着浦家，他们家的女儿浦琪璋因为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住读，虽然不太常和我们这帮人玩，但大家相处仍然是亲亲密密的，我们都称呼她“小妹妹”。她的母亲丁老师是我中学的化学老师，尽管没有直接教过我，却对我特别好，小时候我喜欢弹钢琴，但家中没有琴，于是我除了在老

赤日炎炎 如蒸似煮

——趣解汉字「暑」

沙水清

“冬寒夏暑，共春花秋月，年年无别。”知了声声噪聒，叫来了四季中轮番登场的“夏暑”。战三夏、斗三伏，大暑紧随小暑，天气越来越热。

“暑，热也。”这个属于夏季的“暑”，字形结构到底表达了怎样的酷热气象呢？从日，骄阳似火，悬空照射，已经灼热不堪；下面的“者”，却有些莫名，与热度又有什么关联？

细究字源，恰恰是这个“者”，为炎夏添上了一把火，完整表达了“暑”所包含的“赤日炎炎似火烧”的义涵。“者”的原形字，上面为火星飞溅的柴束，下面是火的象形，勾画了古代部落点燃篝火煮食烧烤、聚众交往的生活场景。现今三五知己或朋友相约野炊烧烤，是不是这样的社交方式的遗存呢？有的字形为了突出生火煮食、围坐交谈的特征，索性用口字代替了下面的“火”；还有的则添加“白”或“日”，所要强调的字义也不外乎生火煮食、边吃边聊、聚会交谈。

显然，“者”的本义之一正是“煮”；“煮”下面的“火”，是对“者”所具有的点火烧饭烧菜特性的确认。

基于“者”的这一特性和义涵，再来看“暑”，上面烈日当空，下面大火熊熊、烧烤蒸煮，可谓火上浇油，热上加热。这样的炎热程度，真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夏日则暑伤”，古人为什么用“暑”来指称夏天极端炎热的天气，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至于由“者”而衍生的徒子徒孙，也多与其本义所包含的聚集、聚会、聚餐特性相关，比如：诸，聚众交谈交流；睹，眼睛盯着烧煮的食物；奢，动辄大吃大喝；渚，水中小岛，如同食物在锅中被水包围；猪，不见自身“家”的原形，仍可能会意为家常被用来蒸煮食用的动物。这样的“基因谱系”，没有细致的生活观察，不动点机智乃至狡猾的小心思、小心计，是不会创造出来的。

溽暑如蒸似煮，让人难以将息，但心静自然凉，难觅“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香”之境，又何妨“雪藕冰桃情自适”？

师家练一段时间以外，经常到曹鹏叔叔家和丁老师家蹭琴，至今我都十分感激在我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曹家和浦家给予我的帮助。每次去了老师家，她都热情地欢迎我，拿出零食给我吃，她那胖乎乎的脸庞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小妹妹姐姐大学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在音乐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被誉为上海电子琴第一人，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子琴演奏家，并为电子琴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她还是上海乐团女子弹唱组成员之一，代表上海、代表中国出访过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希腊等多个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从她改编

演奏的《渔舟唱晚》中选取了一段，成为央视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达20年之久。

302曹家的两个女儿，阿姑（曹叔叔姐姐）的女儿，303王家的女儿，202钱家的3个儿子，我和我弟弟，以及阿姑在江西的小儿子（有时也经常回上海看望母亲和舅舅舅妈），我们年龄相仿，因此常在一起玩耍，过年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会聚拢一起，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全部点上蜡烛，大家把各自的零食都拿出来共享。闲聊、打扑克、捏橡皮泥、用糖果纸折小人、做灯笼、放烟花。过小元宵节时，还自己动手制作兔子灯。各家的大人从来不来打扰我们，任凭这十来个孩子疯玩。

岁月荏苒，当年我们这帮孩子也都成了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不禁感叹，童年的回忆是美好的，但美好的明天仍在等待着我们。

童年时，乡亲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不乖的小孩，缘由是不愿在别人家过夜，即使深夜醒来，也会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家。父母教训了我的这股倔劲，走亲戚时都不愿带着我去，更多的日子是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其实，我儿时的家境并不富裕，可我对这个家的情感已经在骨子里永久地扎根和酝酿。

许是对家过于依恋，我的脚步涉及的地方很少，我的双眼看过的视野很小。小学是在村旁的学校读的，中学本可以到县城就读，终因不愿离家而走进了离家只有几步之遥的乡村中学。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赶路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晴天如此，雨天也是如此。

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有许多学校在我脑海闪过，老师同学也力劝我走出县城，在省城挑所学校。依然是不愿离家太远的缘故，而填上了县城郊区的一所师范学校。记得刚入校的第一天，躺在八人一间的宿舍，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索性穿好衣服径直往家里赶。

妻与我皆老兵，从军数十年，定居之所落在哪？颇有思量和周折，最终一致选择，回朱家角古镇安个窝。

朱家角既传统又现代，渲染了江南的历史。只要有暇，便会漫步古镇。走累了，到老街“江南第一茶楼”小坐，品茗，观水，赏桥，傻傻地看来来往往的人物，别有一番趣味。碰到饭店，随便靠河寻家土菜馆，点上活蹦乱跳的河鱼河虾，当然还得喝瓶土酒，生活惬意无限。有位师友曾诗曰：“唯喜清幽爱‘三苏’，城隅湖边一小屋。半亩方塘一鉴水，房前屋后数行竹。浊酒自酿留客醉，万家灯火写我书。亲友老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饭后微醺，一路观景，归途数里，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听雪堂”，妻总会埋怨：那是散步，追也追不上依。

古镇有个江南名园——课植园。打动我的是，昆曲《牡丹亭》在此有实景演出，其描述了官宦之女与贫寒书生之间起死回生的爱情传奇。

每个人的三生三世里，都有一座“牡丹亭”。穿越的时光中，一朝游园，惊梦春回！以青灯为引，松亭试泉，闻天籁而知雅意。聆者与伶者，于曲水流觞中，归于天地玄黄。《牡丹亭》艺术总监谭盾认为：园林就是乐器。流水为琴弦，山石为打击，花鸟虫草为合唱，风吹草动是交响。用三五件纯粹的中国乐器，以极简主义的方式演奏自然之声，体现外部自然和内在心灵的共通，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互相对话。

观赏此剧，内心更觉没有别的地方比园林更能够承载昆曲之美了。你置身于和杜丽娘柳梦梅共同呼吸的气场，一步一景，一颦一笑，咫尺瞬间……这是一次梦幻之旅。数百名观众坐在江南园林，隔着一湾流水，随着拱桥曲廊，对亭台，倚水榭，头顶明月，绿柳青竹，在风声蝉噪中，倾听穿着精美戏服的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湖畔缠绵低语，风声水声、虫鸣蛙鸣，配合竹林萧萧，成为一曲自然唱……

当然徜徉在夜晚的朱家角，如果你不去水乐堂，观赏音乐剧“天顶上的一滴水”，那就实在不懂现代的朱家角，那就极“奥特”了。一场具有生命哲学深度的音乐会，生如梵唱之静谧，止于夏花之灿烂。它交织着现代与古典、东方与西方、佛门与尘世，以及生存与终极。

水乐堂坐落在朱家角漕港河边，是一幢改造过的农舍。室内布局设计大胆而独特，依着高大玻璃落地门的舞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水，在夜色中隐约与户外的河流融为一体。而这一由内至外的延伸使“水”有了更宽泛的含义，也为接下来的演出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用水营造浩瀚博大的思想境界，而后比出个人的渺小。谭盾是一位颇具哲学思辨的作曲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令人感动的意义。演出一个小时，最打动人的是巴赫与禅宗的对话。锤击钢柱的巨响如同婴啼，猛地将你带进水乐堂。旋即进入一种极深的静谧，席地而坐的女演员手中戏水，河对面的禅宗佛寺里传来僧人晚课的梵唱。肃然坐忘，时光静止了……

月出皎皎，流水涓涓，空气都产生了神奇的流动，架起了天、地、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使我不由眼眶湿润，音符、水声、思绪融为一体，怎一个美字了得！

江南夏月，莲蓬上市了，河中的野鸭成群嬉戏，庭院中鸟儿在林间扯开了嗓子，牵牛花怒放，还有不知名的野花，一片片盛开在大地上。我们古镇上的新生活，也似人生遇到第二春，开启了神仙般的日子……



书卷香

(油画)

李秉婧

想念大银幕。分别180天后，这份想念都快变成心口的“朱砂痣”了。这已是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不知不觉，电影节早已走进上海人的生活，就像电影之于上海人，有着骨子里的亲情。在电影院还没“遍地开花”的年代，购票的阵仗就相当大，金字澄在《繁花》中写道：“国泰电影院买票队伍，顺锦江饭店街廊朝北排开。”

若是热门电影则“半夜排队，每人要编号”“三五成群，马路聚会”。生活的情趣也在这阵仗里，排队的工夫，能吃个牛奶棚的攒奶油；不认识的人，成为朋友；少男少女，讲不定看对了眼；已在谈朋友的，你侬我依……

疫情中的电影节，前所未有：根据防疫要求，放映厅上座率不超过30%，观众须隔座而坐。如此一来，那些热门影片，《现代启示录》《小丑回魂2》《千年女优》等几乎被“秒杀”；就算是“抢”到一部非大热影片，也实属不易。而我“一口气”买到4部，实在幸甚。

选电影，是个有趣的过程，如同在芸芸众生中寻找“有缘人”。其

间，有焦急、有期待、有细思冥想，也有有自己的对话，直到“蓦然回首”，遇见“那人”时，只有自然而然的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所选的电影，与自己太像了；至少是对自己的一段过往、一段铭记的复刻，或者是有着某种共鸣。

匈牙利电影《身临原野》是我思筹再三才买的，主要是时间问

题，可选的场次只剩周五中午，而工作日的很难把握。“作家齐格蒙德·塞切尼的肯尼亚狩猎远征，穿越乞力马扎罗山……”去年的此时，我不正在肯尼亚、同几位作家一起？茫茫草原一望无边，白云时起、时远，斑马、角马、羚羊、大象……也像云，草原时如同天堂，时而宛若梦境。如今，这梦还未醒，更何况还有那乞力马扎罗的雪，遥不可及的秘境。于是，虽有纠结，终究欲罢不能。

电影《香巴拉》，我只看到简介第一句，便选定了：“故事改编

自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有些瞬间，一旦撞击心灵便永生难忘，比如《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杜梨树下的忘情吟诵：“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这一段，便来自《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不仅是路遥的，也是我的。

电影节进入生活；电影本身也是生活。看电影，可以忘却，可以反思；可以打开人生，可以反观自我。现实世界与电影世界，何者为真，何者虚幻？又何必较真？生活，也许就像保罗·策兰所说：“一阵风吹过，‘在那儿’和‘不在那儿’和‘时时’之间。”当我们沉入一场电影，便迎上了这阵风，不经意间生活在别处，一点点沉醉了时光。

“文学驮着电影走”，电影《英雄儿女》为什么能打动那么多人？

责编：杨晓晖

十日谈

影视中的真善美



崎岖的山路幽静，漆黑的夜晚狰狞，这些我全然不顾，当我赶了近两个小时的夜路后敲响家里的门时，还在睡梦中的父母惊喜了很久。那时，到家已近黎明，与父母聊了一段时间后，我又踏着晨曦往学校赶去。

对于世居山村，不曾离家半步的父母来说，家的概念就是遮风避雨、吃饭睡觉的场所，是再平常不过的印记。以至于父母经常责怪我的突然回家，责怪我的恋家不走，好奇于家对于我的吸引。

长大后，对于家的依恋更多的是对于父母母亲的依恋，是对于曾经熟悉的一切的依恋，是对于儿时时光的依恋，是对于旧家什及乳名的依恋。随着兄妹的陆续成家，那个留在乡村的老家只剩父母居住。曾经嬉闹喧天的老家没有了昔日的笑声，父母亲盼望子女回家的眼神成了老家唯一的风景，还有父母的唠叨依然牵引着我的思绪和脚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回老家居住几日，以消解这份日益膨胀的乡愁。

恋家的我

贺小林

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有许多学校在我脑海闪过，老师同学也力劝我走出县城，在省城挑所学校。依然是不愿离家太远的缘故，而填上了县城郊区的一所师范学校。记得刚入校的第一天，躺在八人一间的宿舍，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索性穿好衣服径直往家里赶。

古镇又逢第二春

管苏清